

الرمزية في روايتي "مدينة محاصرة" و"موسم الهجرة إلى الشمال"

دراسة مقارنة

《围城》与《北迁季节》中的象征意义
对比研究

الباحث / أحمد عبد الرحمن عباس الهلف

جامعة قناة السويس

كلية الآداب والعلوم الإنسانية

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آدابها

ملخص

تنفرد كل من الصين والسودان بتاريخ حضاري وثقافي بارز، يمتد لألاف السنين، فقد تشابهت الظروف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حضارية بين الشعبين العريقين، فقد قامت الحضارة السودانية علي ضفاف نهر النيل العظيم، وكذلك الحضارة الصينية القديمة قامت علي ضفاف نهر اليانغتسي، وكانت لغتهم ونقوشهم خير دليل علي ذلك.

من هنا كان التشابه بين الحضارتين في كثير من المواطن، فلاعجب أن تشابهت بعض الأعمال الأدبية والفكرية والثقافية، ولذا نجد ان الحضارتين السودانية العربية والصينية يطلق عليهما "الحضارة الشرقية"، لما تتمتع به الحضارتان من أفكار ثقافية وتاريخ مشترك، بدأ منذ ظهور طريق التجارة المعروف باسم "طريق الحرير". يعد التشابه التاريخي والحضاري والثقافي والفكري هو الدافع والمحرك الرئيس للبحث في أعمال أدبية وفكرية مشتركة، ولذا قامت الدراسة علي البحث عن التشابه والاختلاف بين استخدام الرمزية عند كل من الكاتب تشيان جو شوو والكاتب الطيب صالح.

يتناول هذا البحث دراسة الرمزية في روايتي "مدينة محاصرة" للكاتب تشيان جون شوو و"موسم الهجرة إلى الشمال" للكاتب الطيب صالح، وكيف استطاع الكاتبان توظيف مذهب الرمزية في أعمالها الأدبية لخدمة أهداف فكرة الرواية في صورة رائعة، كما نسلط الضوء علي الأسباب التي

دفعت الكاتبان لاستخدام الرمزية بداية من عنوان الروايتين وحتى تفاصيلها، و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عرض البسيط نستطيع فهم الأسباب التي أدت إلى نجاح الروايتين وحصولهما على العديد من الجوائز.

يعرض لنا هذا البحث الرمزية في روايتي "مدينة محاصرة" للكاتب تشيان جون شوو و"موسم الهجرة إلى الشمال" الكاتب الطيب صالح، و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عرض نستطيع إشكالية الرمزية في الروايتين، وعقد مقارنة بسيطة بين رمزية الروايتين ومعرفة أوجه التشابه والاختلاف بينهما، وموقفهما من الحضارة الشرقية والغربية، والأسباب التي دفعت الكاتب لكتابة أعماله الأدبية المرموقة والبارزة، ونجاح هذه الأعمال الأدبية.

الكلمات الافتتاحية : الرمزية - مدينة محاصرة - موسم الهجرة إلى الشمال

ABSTRACT

Both China and Sudan have a distinguished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history that extend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s the historical and civilization conditions are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ancient peoples, as the Sudanese civilization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nks of the great Nile River, as well as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nks of the Yangtze River, as their language and inscriptions were the best evidence On it.

Henc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civilizations in many citizens,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we find many similarities in some literary,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works. Therefore, we find that the Sudanes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s are called "the Eastern civilization",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ideas and common history of the two civilizations, which began since the trade road known as the "Silk Road". The historical, civilization,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similarity is the main motivation for research in joint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works. Therefore, the study was based on the

search fo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se of symbolism by the writer Qian Zhou Shuo and the writer Al-Tayyib Salih.

This research deals with the study of the symbolism in the two novels "Besieged City" by the writer Qian Jun Shuo and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by the writer Tayeb Salih, and how the two writers were able to employ the doctrine of symbolism in their literary works to ser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idea of the novel in a wonderful way, and we shed light on the reasons that prompted The two writers use symbolism from the title of the two novels to their details, and through this simple presentation we can understand the reasons that l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two novels and their winning of many awards.

This research presents the symbolism in the two novels "Besieged City" by Qian Jun Shuo and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by Tayeb Salih.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reasons that prompted the writer to write his distinguished and prominent literary works, and the success of these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Allegory – Besieged City –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摘要

中苏两国都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两国的历史和文明条件是相似的，苏丹文明建立在大尼罗河两岸，而中国古代文明则建立在长江两岸，其文字和铭文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这两个文明在许多公民之间是相似的，因此在某些文学，知识和文化作品中发现许多相似之处，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苏丹和中华文明被称为“东方文明”，可以说这两个文明、文化的共同历史始于该贸易路线被称为“丝绸之路”。历史，文明，文化和知识上的相似点是该研究文学、思潮的主要动力，因此，本研究是在寻求阿中文学史上作家钱钟书和作家塔伊布·萨利赫都使用象征意义之间的异同点的基础上进行的。

本研究主要研究作家钱钟书的《围城》和作家塔伊布·萨利赫的《北迁季节》中的象征意义。我们还讨论了两位作家如何运用象征意义来表达两篇小说中的思想和目标，我们通过简单的比较可以了解一些促使两位作家写他们最佳小说的原因，并了解两位作家如何获得众多文学奖项的原因。

关键词：生平、作者钱钟书、作家塔伊布·萨利赫

一、《围城》中的象征意义

《围城》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钱钟书的代表作品，因其极高的艺术成就和极大的文学价值，被书评家夏志清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这部作品在表现手法方面，最为人称道的当数其字里行间透出的辛辣讽刺，所以该小说又有“新儒林外史”的美誉。不过，除了讽刺之外，钱钟书在创作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意象，不仅使小说充满哲理、寓意深刻，更在极大程度上增添了作品的艺术色彩，提升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使之在众多现代作品中大放异彩、脱颖而出，在更深层次上巩固了《围城》作为中国现代文坛巅峰之一的独特地位。可以说，象征主义的成功运用是《围城》获得众多成就的重要推动因素。

在《围城》这部小说中随处可见象征的影子。其实，仅“围城”这个题目就构成了贯穿全文始终的深刻意象，它存在于故事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小说人物的爱情、事业、理想乃至整个人生都没有脱离各自的“围城”。除此之外，联系到作者的创作时代与小说的背景安排（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可以发现，开篇载着中国留学生驶入读者脑海的“法国邮船”多次出现的忽明忽灭的“萤火”以及后来介绍

的永远落后于正常时间的“老摆钟”，都是非常有力的象征意象。借这几个意象，作者细腻地传达了自己的心声，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因此，本文的分析重点也就集中在这几个意象之上。

一、围城——人生困境的象征

“围城”，意为“被围困的城堡”，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于方鸿渐、苏文纨和褚慎明三人的谈话之中。在谈及 Bertie 结婚离婚一事时，褚慎明说道：“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随着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¹作者以此点题引出了“围城”的意象，并未后面的情节打下了“围城”的烙印。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该意象是由婚姻一事引出，但其象征意义并不局限于婚姻，而是呈现出多个方面、多种层次。

首先，“围城”是男主人公方鸿渐爱情婚姻困境的象征。他在中学时代受父母之命与周家小姐订了婚，方父德高望

¹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重，周家则财力雄厚，两家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羨煞旁人。然而，进入大学后的方鸿渐却渴望自由而真实的爱情，于是他请求父亲解除婚约，自然是遭到了父亲的断然否决。所以，这桩婚事在他看来就好比那“金漆的鸟笼”²，别人想进来，他却想出去。不过，这个婚姻的“围城”很快便随着未婚妻的病逝而消失了。在周家的资助下，他到海外读书，在学成归来的邮船上遇到了老同学苏文纨，并与后者陷入了一段感情纠葛。苏小姐对他一见倾心，并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会向自己求婚，对其追求者赵辛楣则摆出一副不屑的架势，不想方鸿渐却爱上了苏小姐的妹妹唐晓芙。此时，苏小姐的爱又成为方鸿渐的另一个“围城”他拼命想逃出去，而赵辛楣等追求者却想进去。苏小姐得知他的心思之后非常愤怒，便将他假造博士文凭、中学时代便订了婚，还在邮船上与鲍小姐行为不点的事情一一告诉了唐晓芙，所以起初还对方鸿渐有些好感的唐晓芙此刻也对他愤恨不已，他最终也没能赢得唐晓芙的欢心，没能得到自己理想中的真爱。后来，方鸿渐遇到了资质一般、相貌平平的孙柔嘉，在互相都没有深刻了解的条件下就匆匆结了婚。婚后生活与他想象中的大不相同，孙小姐的平日表现也让

² 同上，第 76 页。

他大失所望，他逐渐意识到他因为自己的草率决定又陷入了另外一个婚姻的“围城”：“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全可以省掉》……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³

其次，“围城”也是方鸿渐事业困境的象征。他出国留学是受了周家的资助，买假文凭也是受周家情面所迫，回国后在周家的银行谋了个差事，除此之外无所事事、深感压抑，因此周家对他来说是一个用自由去换取物质经济的“围城”。被唐晓芙拒绝以后，他与赵辛楣一同去在湖南乡下的三闾大学谋职。他本以为三闾大学是一个纯净之地，在那里可以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事业也是一座“围城”：方鸿渐看清了那里的黑暗与污浊，并深刻地体会到了其中的明争暗斗。在这个大学中，几乎每个人平日里都道貌岸然，打着品行楷模与道德先锋的旗号，可是私底下尽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最终方鸿渐在尔虞我诈之中被排挤出来，事业上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

³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页。

最后，“围城”还是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象征。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沐浴过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方鸿渐、苏文纨、赵辛楣等人本应志向高远、自信满满，即便不能在回国后实现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也至少应该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不至整天无所事事、为情所困。然而在那个时代，他们被生活中的各种“围城”所困，他们的理想、抱负都因为自己的怯懦无能和种种外力的阻挠而无法实现，因此这类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就形成了一种无可依托、无可信仰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精神层面的“围困之城”。

二、邮船——西方物质文明的象征

小说开篇中说道：“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正向中国开来……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⁴就是这样一艘承载着西方文明的邮船，却丝毫没有显示出东方人想象中那优雅、崇高与圣洁的特征。在这船上，零星果皮、纸片、瓶塞、

⁴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香烟头遍地皆是，到处都有虚伪的情爱、无趣的调情、肮脏的交易，吵吵嚷嚷、乱乱糟糟应该是对这艘船最为恰当的形容了。

这艘“法国邮轮”承载着很多东方人憧憬的西方文明，确切点说是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船上极度混乱的情状则表明了作者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批判与讽刺。钱钟书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缺陷，认识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只会催生出无限的欲望与虚假，只会造成精神上的空虚与枯竭。因此，作者借“法国邮轮”替读者戴上了理性批判的眼镜，呼吁国人要懂得辨别西方物质文明的糟粕，在学习之时要有选择地吸收，不能全盘肯定，而对待传统的中国文明也要批判性地扬弃，不能全盘否定。

三、萤火——希望的象征

《围城》第一章，作者就把“萤火”带入了读者的眼帘：“天空早起了黑云，露出疏疏几颗星……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只心里一团明天的希望，还未落入渺茫，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一点萤火似的自照着。”⁵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这点“萤火”就象征着知识分子心中

⁵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的希望，它就如“萤火”一般忽明忽暗、似有若无，虽然细小、虽然微弱，但终归能给人一丝抚慰，让人有一点寄托、有一点期待、有一点指望，让人能在茫茫黑暗之中看到光明、找到方向。

在第二章，作者将这种象征意义进一步扩大，又一次写到了黑暗中的萤火：“上岸时的兴奋，都蒸发了，觉得懦弱、渺小，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几星萤火优游来去……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这时候见了，忽然心挤紧作痛，眼酸得要流泪……他才领会到生命的美善、回国的快乐。”⁶在方鸿渐哀叹人生坎坷之时，正是这一步一步的萤火给了他希望，帮助他消减了哀愁、排解了忧思，让他看到了生命中美好、快乐与光明的一面，“回国的快乐”表明方鸿渐很高兴地归国。可以肯定地说，假若没有这几点萤火，方鸿渐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心中的理想与抱负必定会不作停留便烟消雾散，他在各种“围城”之中也将陷入得更深、更彻底。

四、老钟——中国传统思想的象征

⁶同上，第24页。

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引入了一个新的意象：方府三代传家之宝——每个小时都要慢七分钟的“老钟”⁷，是方鸿渐结婚之时方父赠予的。这座“老钟”似乎没有任何时间意识，只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在整点鸣响时每隔一刻钟响一次，报完十二点甚至需要三个小时，可见，“老钟”的钟声永远都是落后于时间的。

其实，在《围城》中，“老钟”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象征，代表着传统社会的时间，与现实世界的进展无法接轨，方父把“老钟”交付给方鸿渐，是希望他能够延续传统，而接受过西方文化沐浴的方鸿渐自然是“一心向西”，故而钟声与现实时间的差异就显示出方鸿渐对传统思想的偏离。此外，“老钟”也象征着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时间错觉。起初，中国大众以传统文明自居，对先进思想毫无知觉，对西方文明不理不睬，采取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应对世界的种种变化，由此就构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时间落差。后来，当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开来并显示出其巨大的威力时，中国大众则对西方文明抱有一种仰视的态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真正实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现“师夷

⁷同上，第 279 页。

长技以制夷”，却没有意识到那时的西方社会早已发生了一系列混乱与变革，比如经济危机、民主危机、信仰危机，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大众对西方认知的心理时间与西方现实的标准时间之间有一个落差，正如那座“老钟”一样，永远活在自己的时间轴上。

《围城》是一部充满意象的小说，从题目到情节，无一不体现着象征主义的独特魅力。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围城”“邮船”“萤火”和“老钟”等几个意象，深刻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并揭露了中国大众对西方认知的巨大时间落差，同时，在批判性地看待西方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也强烈地抨击了西方社会在精神层面的贫瘠。这些意象的存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与艺术性，使之寓意深刻、影响深远。可以说，象征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成就了《围城》，而《围城》则在极大程度上诠释了象征主义，两者相互渲染、相互促进，由此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

二、《北迁季节》中的象征意义

《北迁季节》是阿拉伯世界当地代著名作家塔伊布·萨利赫的代表作品，因其极高的艺术成就和极大的文学价值，被书阿拉伯评家称为““阿拉伯小说天才”⁸、“阿拉伯小说巨擘”⁹。这部作品在表现手法方面，最为人称道的当数其字里行间透出的批评，所以该小说又有东西方文化的称。不过，塔伊布·萨利赫在创作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意象，不仅使小说充满哲理、寓意深刻，更在极大程度上增添了作品的艺术色彩，提升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使之在众多现代作品中大放异彩、脱颖而出，在更深层次上巩固了《北迁季节》作为阿拉伯当代文坛巅峰之一的独特地位。可以说，象征主义的成功运用是《北迁季节》获得众多成就的重要推动因素。

在《北迁季节》这部小说中随处可见象征的影子。其实，这个题目就构成了贯穿全文始终的深刻意象，它存在于故事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小说人物的婚姻、杀死、溺亡、小屋以及书房。《北迁季节》中的象征意义：文化的反入侵与报复；被殖民地域文化吸引力的产生和利用；后殖民

⁸ جابر عصفور، عندما نقرأ "موسم الهجرة إلى الشمال"، مجلة العربي، العدد 562، 2005م، ص 1.
⁹ أحمد سعيد محمديّة، الطيب صالح عبقرى الرواية العربية، دار العودة، بيروت، 2007م، ص 7.

时期的苏丹社会与民俗等等内容都被一部中篇囊括在内了。优秀的作家塔伊布·萨利赫似乎善于用清晰明了的语言容纳下较多的内容。小说展现了殖民与被殖民，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宗教习俗与人权的冲突都有所展现，小说以苏丹农村为背景，穿插苏丹各个方面，既包含殖民主义对苏丹影响，也有苏丹乡村人与人微妙关系，苏丹传统社会陋习、愚昧之处，苏丹独立后变成了那时的样子。

一、北迁季节——小说标题的象征意义

“北迁季节”，意为“移居北方的时节”，萨利赫在 1972 年 10 月苏丹新闻界组织的塔伊卜萨利赫作品讨论会上如是说“‘北方’并不是指苏丹的北方，而是世界的北方”¹⁰。塔伊布·萨利赫在《北迁季节》中用一个苏丹海归的视角，写一个比他更早的更加厉害的海归——穆斯塔法·赛义德。穆斯塔法是个天才，出生在苏丹被英国殖民期间，他 2 年读完小学，然后去开罗读初高中，再去剑桥读大学，入英国籍做讲师娶英国老婆，做到了一个来自非洲的被殖民者能

¹⁰ 塔伊布·萨利赫，《北迁季节》，【贝鲁特】，返回出版社，第十三版，1981 年，第 43 页。

够做到最好的。同时他又没有办法融入社会，英国殖民者还不接受他的黑皮肤以及他的阿拉伯文化。小说《北迁季节》可以说在阿拉伯人脑子里象征西方国家；英国、法国，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对苏丹这个国家来说，位于北方，因此塔伊布·萨利赫在小说的封面上用‘北方’来指出这些强烈的欧洲国家，‘迁徙季节’在阿拉伯语言一般指鸟类进行迁徙的时间段，也指出一年中生物或鸟类随着季节的变化。塔伊布·萨利赫利用这种生词来指出一个来自南方的人迁徙北方（欧洲）。笔者认为小说的标题符合小说的内容以及作者的目標。

二、小屋、书房——东西方物质文明的象征

穆斯塔法在英国的小屋象征东方文明和文化，也表明东方文明对西方人的影响，读者通过这部小说《北迁季节》中看出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看出穆斯塔法·赛意德在伦敦的小屋用阿拉伯情调装饰方法来诱惑英国女人，一位英国姑娘苏珊喜欢上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得，完全是被他所营造的“东方情调”所诱惑，一种虚构的的神秘气氛。

穆斯塔法·赛义德为了营造一种诱人的“东方情调”，故作神秘地对自己的住处进行精心的设计。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布置了波斯地毯、玫瑰色窗帘、鸵鸟毛绣花枕头，摆着乌木雕像和硕大的象牙，书柜上放着封面上印有秀丽库法体字迹的阿拉伯文书籍，墙上贴着各种阿拉伯风景的画和照片：尼罗河边的枣椰树、风帆如鸽的碧波泛舟和红海落日，也门边境的沙丘上行进额陀队、库尔多凡的参天古木，赞迪、努威尔、谢勒卡各部落的裸体少女，努巴地区的古老神庙，还点燃奇南香和龙廷香，使房间里烟雾缭绕，香气四溢，神秘得很。这种在西方社会很难见到的情调令苏珊为之陶醉，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她甚至深深地迷恋穆斯塔法·赛义德身上的汗臭味。在她的想像中，这就是非洲原始森林里腐叶的气味，是阿拉伯半岛大沙漠雨水的味道。尤其愿意在“东方式”野蛮与未开化的紧张想像中，松弛地升华他们的博爱情愫。

穆斯塔法·赛义德认识的另一位姑娘伊萨贝拉·西蒙，曾听他神侃祖国的种种神奇：浩瀚无边的广漠中金沙滚滚，密林里怪兽乱吼，狮子、大象在首都街头四处漫游-----她半信半疑地听着，时而“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窄缝”，时而

“眼睛里充满了基督教徒的同情”，“西方式”的“博爱”之情油然而生。对男主角的欣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误读，是一位西方女性对阿拉伯文化的误读。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误读普遍带有一种把东方神秘化和野蛮化，甚至妖魔化的“泛东方想像”的特点。小说男主角的穆斯塔法用这种“东方情调”方法来反入侵与报复西方国家殖民者以及他们的文化。

读者通过小说《北迁季节》中可以看出穆斯塔法有个书房，他的书房有许多的西方书籍，这些书籍象征西方文化、文明，又表明东方仍然受到西方文化文明的影响，指出主人公穆斯塔法喜欢读最先进的西方书籍。在小说中叙述者描述穆斯塔法·赛义德在回国后还带着大量的西方书籍。在他的专用书房里到处都是书，“有经济学、历史、文学、动物学、地质学、数学、天文学的书籍。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有贾布恩、马库利、汤恩比的书，萧伯纳的全集，金斯、托尼、史密斯的著作。一套不全罗宾逊《竞争》经济论籍，汉伯逊得《帝国主义论》，罗宾逊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论籍。还有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书籍。托马斯·哈代、托马斯·马恩、A·G·摩尔、托马斯·摩尔、佛

吉尼亚·伍尔夫、温施坦、爱因斯坦、布莱里、奈默等等的书。有我听说过的书和没有听说过的书，还有一些我根本不知其名的诗人的诗集。还有戈登日记、加勒法尔·卡林的游记、霍斯曼的传记，托马斯·卡来尔的《法国革命史》、路德·爱卡登的《法国革命讲座》。这些书有的是精装的，有的是平装的；有的旧得散了页，有的似乎是刚出版的。大的橡墓碑，小的只有扑克牌那么大，还裹着金边。签名卡片、赠言条、椅子上头、书匣里头，地板上头到处都是书。这是要干什么呢？开的什么玩笑？欧文·福特、斯蒂芬·扎法因、爱德华·布朗、拉斯基、哈兹立特、理查德的书，简直是一个奇迹世界？还有英文版的圣经，以及加伯特·马利、柏拉图的著作。穆斯塔法·赛义德本人著的书《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垄断》、《十字架与火药》、《掠夺非洲》，道题的《图腾与禁忌》，《布鲁斯布鲁与卡尔邦》所有这些书没有一本是阿拉伯文的”¹¹他对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有着广泛的涉猎。留学生对西方文化涉猎范

¹¹时廷春《阿拉伯小说选集》第二卷，张甲民译《北迁季节》，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20-221页。

围之广由此可窥一斑。穆斯塔法想了解西方文化和文明，以成功地反侵入西方国家，想报复他们，打败欧洲殖民者。

在阿拉伯世界提出了一种观点，即“用右手抵抗欧洲的进攻，同时用左手接受和采用欧洲的观念和技术。”而从欧洲取得的种种新成就，都被反过来用以对付欧洲人。这种观念颇似中国近代提出“师夷长技似制夷”，是东方向西方学习最初的动机。从物质方面看，经过殖民以后的苏丹似乎进步了，有些事情确实变了：电动水泵代替了古老的水车，女孩子也可以送到学校去读书识字，收音机、汽车、火车也进入了一些人的生活，苏丹人还学了喝威士忌和洋啤酒，而不再喝烧酒和苏丹土产啤酒。然而，其他的一切还都是老样子。苏丹人的传统习俗，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改变。

三、杀死——希望的象征

《北迁季节》中的穆斯塔法亲手杀死他的英国老婆让·莫里斯，她整整两个月都不让他近身，每天晚上都会以这样的借口来拒绝他：她太累或不舒服。这使得他忍无可忍，无地自容，于是一天晚上他拿了一把刀跳到她身上对

她说“再不，我就杀了你。”¹²她却根本不怕，让他无计可施。当他打她时！她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给以还击。还一如既往地与其他男人调情和私通。这样的结果是“卧室成了他们的战场，床则成了他们的地狱”¹³然而，在二月的一个漆黑之夜，她却表现的相当主动和诚意，而迎接她的却是被他匕首直插胸膛，等待他的却是审判和七年之刑。

让·莫里斯的杀死象征穆斯塔法反抗西方侵略的希望，也表明作者塔伊布·萨利赫希望苏丹摆脱英国侵略和殖民者的干涉，希望殖民主义结束了，苏丹获得自己的独立和解放。换句话说，穆斯塔法代表东方的人、东方文化、东方的要求以及东方的被殖民者，而让·莫里斯代表西方的、西方文化、侵略者及其殖民者，因此笔者认为作者希望东方摆脱与报复西方，而反入侵西方国家。小说里杀死的行为露出作者心里的希望。

另一方面，读者在《北迁季节》中也看出哈塞娜杀死老公瓦德·利斯，她本来不想嫁给瓦德·利斯，因为她很讨厌他，也不喜欢他的行为，并且他的年龄比她的大几十岁，

¹² 塔伊布·萨利赫，《北迁季节》，【贝鲁特】，返回出版社，第十三版，1981年，第131页。

¹³ 同上，第29页。

不会满足她的需求，他们的想法、要求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她竭尽全力做了最后一次挣扎，但她受不了这种婚姻，最后她用刀子杀死瓦德·瑞斯（Wad Rayyes），他身中数十刀而亡。这些巨大的差异导致哈塞娜杀死他。笔者认为这种杀死象征妇女颠覆父权制的强势，也象征妇女的希望，指出东方妇女希望她们摆脱父权制，摆脱这种性别歧视，希望她们有一天享受男性的所有的权力、自由和解放。因此穆斯塔法的遗孀哈赛娜·宾特·马哈茂德（Hosna Bint Mahmoud）就算是父权制的颠覆者和女权主义的捍卫者和维护者。

四、自杀——思想差异的象征

在小说《北迁季节》中，可以看出小说里的自杀体现于英国姑娘、哈塞娜、穆斯塔法。。在小说中，穆斯塔法没有办法融入社会，整天想的就是和女人上床，而且手段高明，3个英国女人为了他而自杀，好像对英国殖民苏丹的报复，他要用真实的奥赛罗一面来征服欧洲人，也要殖民英国的妇女，可以说这3个女人被他的‘东方情调’陷入爱情的陷阱。她们没有接触过东方人、东方文明以及文化，她们被东方情调神秘所吸引。换句话说，她们的自杀就象

征东西方文化思想差异，穆斯塔法利用东方的文化、文明来入侵欧洲国家，连欧洲人也都没想到有东方人要用这种方法殖民他们的妇女，让她们为了他而自杀。

最终穆斯塔法说出来他迁徙欧洲的真正原因，他说他去欧洲征服西方国家，对欧洲文化报复，他在小说中说：“是的，先生们，我正是来到你们家园的征服者，不过我是你们向历史命脉中注进的毒素之一滴。我不是奥赛罗，奥赛罗是个虚幻。”¹⁴

但他的英国老婆让·莫里斯是个例外，他追了3年到手，但是又相爱相杀，最后在动情一刻，手刃了自己的爱人，自己求死不能，被判七年徒刑，后来出狱后辗转回到苏丹一个靠近尼罗河边上的小村子，娶妻生子隐居，然后遇到融化苏丹社会的困难。

另外小说中的穆斯塔法没得到西方文化的认同，西方人没接受他的，他在欧洲国家还是个南方人，是个落后的人，也是个野蛮的，他认为自己也算是个英国人，因为他会说英语，跟英国人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发现英国人不接受他的，不接受他的文化。他归国之后觉得他是个陌生人

¹⁴ 塔伊布·萨利赫，《北迁季节》，【贝鲁特】，返回出版社，第十三版，1981年，第98页。

的，没办法融化苏丹社会、习俗，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突然投尼罗河溺亡。笔者认为穆斯塔法到了无法与东西方文化融化的地步，陷入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困境，无法与欧洲文化随走，他意识到他不能走西方道路，同时他也不接受苏丹文化，他归国一直感觉到陌生，他的内心一直在不断地挣扎中，向往欧洲却无法获得欧洲社会的认同，热爱故土，但面对落后的祖国又无所适从。他的内心充斥着对欧洲殖民者的不满与反对，他选择伤害这么多英国女人，其实代表了苏丹人民对待殖民者态度的一种手段。穆斯塔法同时无法融入苏丹社会、文化和文明，最终无路可走。在笔者看来这些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差异推动他最终投河而溺亡。

另一方面，在小说《北迁季节》中看出哈塞娜杀死瓦德·瑞斯之后又自杀。哈塞娜自杀，就是因为她受到了父权制的影响，哈塞娜知道她干的事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同，在苏丹社会没有人帮助她的不嫁给老人瓦德·利斯，连无名的叙述者也没有支持她的，也担心满足她的要求，她去到了叙述者的家里，要求和他举行一个证婚仪式，“以便让瓦

德·利斯和别的求婚者不在找他麻烦”¹⁵。她的这番胆魄，动摇了苏丹男人占有主动地位的老旧传统。

读者从哈塞娜的自杀中可以接触到东西方文化明显的差异，看出新旧文化文明的冲突。哈塞娜自杀的主要原因就是苏丹社会里没有人支持她，听他的意见，也没有人敢于处理她的问题，连她的父亲、哥哥和叙述者都没有反抗瓦德·利斯与她的婚姻，他们都不在乎她那利剑般的抗议声：“如果他们强迫我改嫁！我就先把他宰了！然后自尽。”¹⁶他们都不理她的意见。理所当然，苏丹社会遇到这种悲剧的结局，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结局。这种结局指出老旧传统文化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

值得提出的是，哈塞娜并没有跟随传统东方女性的潮流。作为穆斯塔法在苏丹的妻子，她耳濡目染，也受到了知识分子们颠覆精神的影响。她是一个具有顽强颠覆精神的东方女性，敢于挑战传统父权社会的女性从属于男性固有模式，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杰出女性。哈塞娜不是蒙昧的东方女性。

¹⁵塔伊布·萨利赫，《北迁季节》，【贝鲁特】，返回出版社，第十三版，1981年，158页。

¹⁶同上，第80页。

东方女性受到性别和种族的多重歧视，她们都选择以一种无声的“静默”来向主流社会发出反抗的强音。哈塞娜别无退路，只有以死亡和“静默”的方式向父权社会抗争，她的行为彻底颠覆了多重压迫下女性逆来顺受的形象。

哈塞娜还是没有向命运和权威低头，她的行为所显示的完全不符合于父权社会下的东方女性柔弱和顺从的形象，而是一种顽强地，鼓舞人心地彻底蜕变。她的精神将会鼓舞东方女性追求自由与自我价值，激励她们成为不是西方所定义中的东方女性。

总的来说，这些东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差异对‘自杀’发挥巨大的作用，三个英国姑娘因失恋和悲伤了而自杀了，哈塞娜因受父权制的过分控制而自杀了，穆斯塔法因缺乏自己文化的归属感，孤独而自杀了，他成为这场斗争牺牲品。在笔者看来，小说主人公穆斯塔法在阿拉伯文化的熏陶中生长，长大后又受到欧洲文化的教育，他的骨子里是无法摆脱这种双重文化的基因，这也是他痛苦的根源。面对着理想身份与现实身份的矛盾，他反思过，带着对本土文化的眷恋，最终回归本土文化。然而，在回归后，依然经受着无法融入本民族文化的痛苦挣扎，在寻找自我失败后他陷入消沉，最终他选择了死亡来结束自己的痛苦。